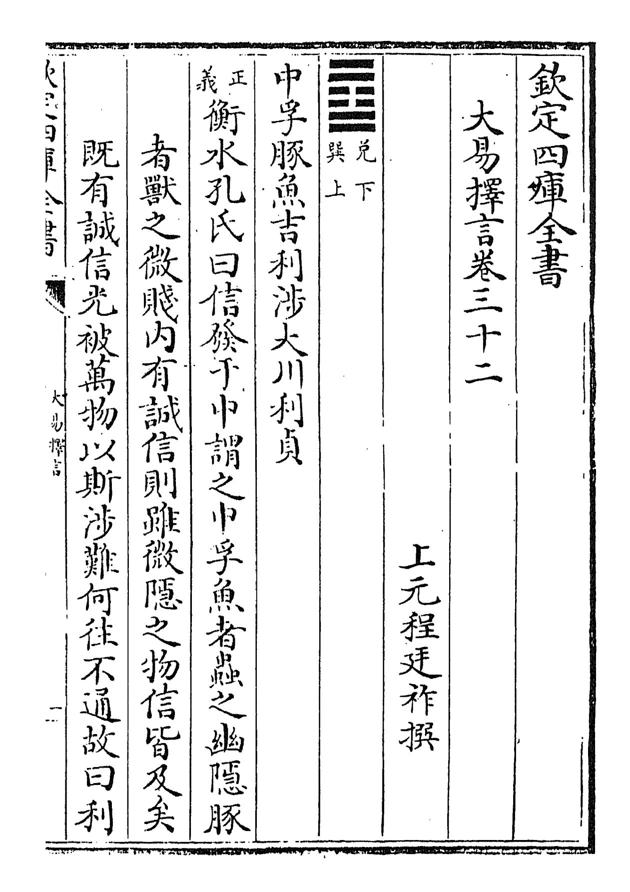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擇言卷三十二

上元程廷祚撰

䷼ 兌下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正義 衡水孔氏曰信發於中謂之中孚魚者蟲之幽隱豚者獸之微賤内有誠信則雖微隱之物信皆及矣既有誠信光被萬物以斯涉難何往不通故曰利

涉大川信而不正凶邪之道故利在貞也

餘論

伊川程子曰在二體則中實在全體則中虛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

東坡蘇氏曰中孚信也而謂之中孚者如羽蟲之孚有諸中而後能化也内无陽不生故必剛得中然後為中孚也

紫陽朱子曰孚信也為卦二陰在内四陽在外而二五之陽皆得其中以一卦言之為中虛以二體言

之為中實皆孚信之象也又下說以應上上巽以順下亦為孚義豚魚无知之物又木在澤上外實內虛皆舟楫之象至信可感豚魚涉險難而不可以失其貞故占者能致豚魚之應則吉而利涉大川又必利于貞也

語類問中孚孚字與信字恐亦有別朱子曰伊川云存于中為孚見于事為信說得極好因舉字說孚字從爪從子如鳥抱子之象今之乳字一邊從孚

蓋中所抱者實有物也中間實有物所以人自信之

問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如何曰只看虛實字便見本質之異中虛是无事時虛而无物故曰中虛自中虛中發出來皆是實理所以曰中實○又曰一念之間中无私主便謂之虛事皆不妄便謂之實不是兩件事

存疑

吳氏曰先儒以豚魚為二物實一物耳蓋兌澤巽風

豚魚生于澤而主風古云江豚魚出而風今江湖行舟之人見江豚作則知風之至天下之物皆有自然之信凡天機之觸天籟之鳴非物能然也皆天理之真天道之妙流行貫通在物有不能違耳

草廬纂言說與此合而文不同此吳氏不知其名

愚案豚魚二物乃物之至无知者此卦言天德之純底于至極獨全其天命之本然而有生以後之知識聞見胥歸于无用泯然如豚魚之无知則中孚

之理盡而无往不吉矣後儒不達于繫辭之指而以為孚信感格豚魚其説已誤若吳氏之説尤為可笑唐許渾詩云江豚吹浪夜還風蓋此物喜風唯江中有之吳氏見卦之兑象為澤故又云豚魚生于澤實則澤中不聞有江豚也且作易者乃北方之聖人北方之聖人豈知南方之江中有江豚乎且天地間生物之不失其信者至多又奚獨江豚也其附會鄙俚一至于此而人猶有信之者不

可以不辨

彖曰中孚柔在内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二柔在内中虛為誠之象二剛得上下體之中中實為孚之象卦所以為中孚也說而巽以二體言卦之用也上巽下說為上至誠以順巽于下下有孚以說從其上如是其孚乃能化于邦

國也若人不說從或違拂事理豈能化天下乎信能及于豚魚信道至矣所以吉也以中孚涉險難其利如乘木濟川而以虛舟也舟虛則无沈覆之患卦虛中為舟虛之象

辨正

愚案柔在內而剛得中明以剛為用而不以柔為用也柔在內人心不妄動之象此不以柔為用也剛得中道心以為主之象此以剛為用也○信及豚魚及猶言如也言誠信之至如豚魚之无知也倘

以爲感格及于豚魚則誠之所動又何必豚魚邪

餘論 童溪王氏曰以成卦觀之在二體則爲中實在全體則爲中虚蓋中不虚則有所累有所累害于信者也中不實則无所主无所主則又失其信矣故曰中孚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正義 伊川程子曰君子之于議獄盡其忠而已于決死極于惻而已故誠意常求于緩緩寛也于天下之事

无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

紫陽朱子曰風感水受中孚之象議獄緩死中孚之意

餘論

誠齋楊氏曰風无形而能鼓幽潛誠无象而能感人物中孚之感莫大于好生不殺議獄者求其入中之出緩死者求其死中之生也

平菴項氏曰獄之將決則議之其既決則又緩之然後盡于人心王聽之司寇聽之三公聽之議獄也

旬而職聽二旬而職聽三月而上之緩死也故獄成而孚輸而孚在我者盡故在人者无憾也

石澗俞氏曰澤體中虛而善受澤上有風則澤中之水隨動天下之孚蓋无有速于此者

折中曰察風之入物也不獨平地草木為之披拂巖谷竅穴為之吹呴即積水重陰之下亦因之而凍解冰釋焉此所以為至誠无所不入之象也民之有獄猶地之有重陰也王者體察天下之情隱至于議獄緩

死然後其至誠无所不入矣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

正義 潁川荀氏曰虞安也

平菴項氏曰初九安處于下不假他求何吉如之苟變其志動而求孚于外則失其安也

辨正 愚案虞安也宜從荀氏說初九天德之根未交于物惟能安其本然則吉假使牽于外誘而有他物以間之則離其本然而不安矣燕者亦安也舊說以

為上應六四又以虞為虞度之虞于義未協

伊川程子曰九當中孚之初故戒在審其所信虞度也度其所信而後從也雖有至信若不得其所則有悔咎故虞度而後信則吉也既得所信則當誠一若有它則不得其燕安矣燕安裕也有它志不定也人志不定則惑而不安初與四為正應四巽體而居正无不善也爻以謀始之義大故不取相應之義若用應則非虞也

紫陽朱子曰當中孚之初上應六四能度其可信而信之則吉復有它焉則失其所以度之之正而不得其所安矣戒占者之辭也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辨正　愚案變猶動也志未變所以為天德之本然而不可間以他物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正義　衡水孔氏曰九二體剛處于卦內又在三四重陰之

下而履不失中是不徇于外自任其眞者也處于幽昧而行不失信則聲聞于外爲同類之所應焉如鶴之鳴于幽遠則爲其子所和也靡散也不私權利惟德是與若我有好爵願與爾賢者分散而共之故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伊川程子曰二剛實于中孚之至者也孚至則能感通鶴鳴于幽隱之處不聞也而其子相應和中心之願相通也好爵我有而彼亦係慕說好爵之意

同也有孚于中物无不應誠同故也至誠无遠近幽深之間故繫辭云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誠通也至誠感通之理知道者為能識之（纂疏訓與孔異）

愚案九二當說體之中故以誠之動物者言之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程氏（正義）（敬承）曰鶴之鳴由中而發子之和亦根心而應故曰中心願願出于中乃孚之至也

通論　平菴項氏曰中心願也甚言其孚故泰之六四不戒以孚亦曰中心願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辨正　愚案六三于外誘之來相持而不能下得敵云者猶子夏之所謂交戰也進則鼓退則罷不足則泣有餘則歌皆言陰柔德之不實而喪棄其天真以至于此也舊解未確

餘論　劉氏長民曰人惟信不足故言行之間變動不常如

此

存疑　紫陽朱子曰敵謂上九信之窮者六三陰柔不中正以居說極而與之爲應故不能自主而其象如此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正義　石澗俞氏曰六三居不當位心无所主故或鼓或罷而不定若初九則不如是也

愚案六三說形于外而動不以天故曰位不當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辨正

愚案六四巳爻巽體有順乎剛之德非六三之可比矣月幾望言蓄于内者厚也馬匹亡言馳于外者息也能固守其天真如此則所謂人心不妄動柔之在内而得其正者矣咎于何有

存疑

紫陽朱子曰六四居隂得正位近于君為月幾望之象馬匹謂初與巳為匹四乃絶之而上以信于五故為馬匹亡之象占者如是則无咎也

象曰馬匹亡絶類上也

辨正　愚案類言四與三同為柔也絶類言四之獨能順乎剛也上與柔進而上行之上同

通論　雲峰胡氏曰坤以喪朋為有慶中孚之四以絶類為无咎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正義　安定胡氏曰居尊而有中正之德是有至誠至信之心發之于内而交于下以攣天下之心上下内外皆以誠信相通是得為君之道何咎之有

伊川程子曰五居君位人君之道當以至誠感通天下使天下之心信之固結如拘攣然則為无咎也

通論

雲峯胡氏曰六爻不言孚惟九五言之九五孚之主也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辨正

愚案位正當言九五正當天德之位也彖辭之豚魚吉傳之孚乃化邦皆指此爻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正義山陽王氏曰翰高飛也飛音者音飛而實不從之謂也居卦之上處信之終信終則衰忠篤内喪華美外揚故曰翰音登于天也

安定胡氏曰翰者鳥羽之高飛也上九在一卦之上居窮極之地是无純誠之心篤實之道徒務其虛聲外飾以矯偽為尚如鳥之飛登于天徒聞其虛聲而已

東坡蘇氏曰翰音飛且鳴者也處外而居上非中孚

之道飛而求顯鳴而求信者也故曰翰音登于天九二在陰而子和上九飛鳴而登天其道蓋相反也

東谷鄭氏曰翰音登天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辨正 退齋上九過中而不孚故為翰音登于天此虛偽之象也傳義以為固守其信而不知變于理未協

存疑 伊川程子曰九處于最上孚于上進而不知止者也其極至于羽翰之音登聞于天貞固于此而不知

變凶可知矣夫子曰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固守而不通之謂也

紫陽朱子曰居信之極而不知變雖得其貞亦凶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正義 侯氏 行果 曰窮上失位信不由中有聲无實虚華外揚是翰音登天也虚音登天何可久也

衡水孔氏曰虚聲无實何可久長

安定胡氏曰上九徒以虛聲外飾无純誠篤實之行以此而往愈久愈凶故聖人戒之曰何可長如此蓋欲人改過反誠以信實為本也

平菴項氏曰上九巽極而躁不正不中内不足而求孚于外聲聞過情其涸也可立而待愈久愈凶何可長也

䷽ 艮下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

下大吉

辨正　愚案小過一卦先儒既不察與中孚反對之實義動與大過相提而並論又不知大象乃孔子之特筆而附會行過乎恭三句以發明彖辭爻辭此卦之從來不得其解皆以是二端也夫小過與中孚反對者中孚言心小過言意也心大而意小心同體于天无有終始意則以時起滅故曰小過過猶常言過去過來之過而過甚之意在其中曰小過者

意之于心可過而不可留也意雖人所不能无然能過之而不留則亨矣利貞者意既有則不可以不正也有意故可小事非无心故不可大事事之為言用也飛鳥遺之音鳥飛于空而遺其音過而不留之象卦體艮在下震在上不宜上宜下者言意動則累于心止其所而不妄動是則吉之大者卦義宜如是解學者詳之

餘論 會稽虞氏曰上陰乘陽故不宜上下陰順陽故宜下

存疑 伊川程子曰過者過其常也若矯枉而過正過所以就正也事有時而當然有待過而後能亨者故小過自有亨義利貞者過之道利于貞也不失時宜之謂正過所以求就中也所過者小事也事之大者豈可過也于大過論之詳矣飛鳥遺之音謂過之不遠也不宜上宜下謂宜順也過而順理其吉必大諸儒之論大率如是

紫陽朱子曰小過是過于慈惠之類大過則是剛嚴

果毅底氣象小過是小事過又是過于小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皆是過于小退後一步自貶底意思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辨正郭氏京曰柔得中是以可小事也是以下脫可字小

事下誤增吉字

伊川程子曰有飛鳥之象焉此一句不類彖體蓋解者之辭誤入彖中

愚案卦名下當有亨字○過以利貞與時行者言既與其過而復欲其貞皆因人心不能无意故過其所當過而毋過其所不當過意動之時宜然也所謂時者柔之得中也柔得中則剛失位柔得中而止其所故可小事剛失位而不中故不可大事其

在全卦柔者意之象也剛者心之象也意用事則心有不得自主者剛失位之象也其在上下體艮之止以象心震之動以象意動于止則順動于動則逆經曰不宜上宜下大吉君子亦舍逆而取順可矣

存疑　伊川程子曰陽大陰小陰得位剛失位而不中是小者過也事固有待過而後能亨者過而利于貞謂與時行也時當過而過乃非過也時之宜也乃所

謂正也柔得中二五居中也陰柔得位能致小事吉耳不能濟大事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大事非剛陽之才不能濟三不中四失位是以不可大事中剛外柔飛鳥之象卦有此象故就飛鳥為義事有時而當過所以從宜然豈可甚過也如過恭過哀過儉大過則不可所以在小過也所過當如飛鳥之遺音鳥飛迅疾聲出而身已過然豈能相遠也事之當過者亦如是身不能甚遠于

聲事不可遠過其常在得宜耳不宜上宜下更就鳥音取宜順之義過之道當如飛鳥之遺音夫聲逆而上則難順而下則易故在高則大山上有雷所以為過也過之道順行則吉如飛鳥之遺音宜順也所以過者為順乎宜也能順乎宜所以大吉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正義衡水孔氏曰小人過差失在慢易奢侈故君子矯之

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也

伊川程子曰雷震于山上其聲過常故為小過天下之事有時當過而不可過甚故為小過君子觀小過之象事之宜過者則勉之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是也當過而過乃其宜也不當過而過則過矣

愚案前二說以解大象則確而諸儒即以當彖文之訓頗為失之學者不可不知也

餘論

嵩山鼂氏曰時有舉趾高之莫敎故正考父矯之以循牆時有短喪之宰予故高柴矯之以泣血時有三歸反坫之管仲故晏子矯之以敝裘雖非中行亦足以矯時厲俗

楊氏文源曰過恭過哀過儉此豈不爲高世絶俗行而過乎人但其所過者以收斂卑下爲過故但可言小過也

初六飛鳥以凶

正義　安定胡氏曰小過之時不宜上位在下而志愈上故獲凶也

辨正　愚案意為心體之所本无猶飛鳥為太空之所本无也今初六居最下之地處當止之時乃无端而起以致天下之多故是宜下而不下道之所惡其凶大矣又彖辭飛鳥遺之音其取象在若有若无之間所謂過而不留也今直象飛鳥非所宜矣故初與上皆凶

通論

平菴項氏曰初上二爻陰過而不中是以凶也以卦象觀之二爻皆當鳥翅之末初六在艮之下當止而反飛以飛致凶故曰飛鳥以凶上六居震之極其飛已高則麗于網罟故曰飛鳥離之凶

存疑

伊川程子曰初六陰柔在下小人之象又上應于四四復動體小人躁易而上有應助于所當過必至過甚況不當過而過乎其過如飛鳥之迅疾所以凶也躁疾如是所以過之速且遠救止莫及也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不可如何无所用其力也

何氏元子曰以凶者自納于凶也孽由已作可如何哉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正義石澗俞氏曰遇妣而過于祖雖過之君子不以為過也遇臣則不可過于君故曰不及其君遇其臣彖

言可小事不可大事不宜上宜下而六二柔順中

正故其象如此其占无咎（案此說雖不得其所以然而語較明順）

辨正

愚案六二柔而得中彖辭所謂可小事者也祖初之象君三之象妣與臣皆謂二也言六二得止之正安于下而不干其上其免于咎戾亦所宜矣○過之言逆而遇之言順此二字之别也

存疑

紫陽朱子曰六二柔順中正進則過三四而遇六五是過陽而反遇陰也如此則不及六五而自得其分是不及君而適遇其臣也皆過而不過守正得

中之意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辨正 愚案臣不可過言意之發不可以侵其心所以安柔之分而得其止之正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辨正 愚案卦中所謂過者皆陰爻也陽爻則安于无用而无所謂過矣故三與四皆曰弗過九三處艮體之終有以止陰柔之過甚故曰弗過防之然正當陰

柔欲過之時失位之剛无持久之力則彼或乘隙而為害于其後恐亦所難免也如是則凶矣○弗過句舊說以過防為義然九四不可通矣

存疑

伊川程子曰小過隂過陽失位之時三獨居正然在下无所能為而為隂所忌惡故有當過者在過防于小人若弗過防之則或從而戕害之矣如是則凶也三于隂過之時以陽居剛過于剛也既戒之過防則過剛亦在所戒矣防小人之道正己為先

三不失正故无必凶之義能過防則免矣三居下之上居上為下皆如是也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凶如何言其甚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辨正 愚案九四居震體之下動而不極可以无咎矣弗過而亦不能禁物之相遇往則為外至者所役而可危矣以是為戒亦自守之道也又曰勿用永貞者

陽剛之德宜有以立天下之命而使隂柔不得妄作豈可僅足于自守而已哉聖人之于剛德不稍寛假如此○朱子以過遇過遇為加意待之若上六之弗遇過又不可通矣

存疑

伊川程子曰四當小過之時以剛處柔剛不過也是以元咎既弗過則合其宜矣故云過之謂得其道也若往則有危必當戒懼也往去柔而以剛進也勿用永貞陽性堅剛故戒以隨宜不可固守也方

陰過之時陽剛失位則君子當隨時順處不可固守其常也四居高位而无上下之交雖比五應初方陰過之時彼豈肯從陽也故往則有厲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辨正

愚案四雖无咎而亦剛之失位者故曰位不當也終不可長釋勿用永貞之義

存疑

伊川程子曰以九居四位不當也居柔乃遇其宜也當陰過之時陽退縮自保足矣終豈能長而盛也

故往則有危必當戒也長上聲作平聲則大失易意以夬與剥觀之可見與夬之象文同而音異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辨正 愚案密雲不雨上于高而弗散自我西郊動于遠而弗止皆言其已甚也如是而尚得謂之小過乎公心之象也穴空也在穴謂六五也公弋取彼在穴言空中之物為害至此不急去之可乎意去而心自寧也

存疑　伊川程子曰五以隂柔居尊位雖欲過爲豈能成功如密雲而不能成雨所以不能成雨自西郊故也隂不能成雨小畜卦中已觧公弋取彼在穴弋射取之也射止是射弋有取義穴山中之空中虚乃空也在穴指六二也五與二本非相應乃弋而取之五當位故云公謂公上也同類相取雖得之兩隂豈能濟大事乎猶密雲之不能成雨也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辨正 愚案已上謂不宜上者而今上之至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正義 安定胡氏曰上六過而不已若鳥之高翔不知所止以其窮極而離于凶禍不能反于下以圖其所安猶人之不近人情亢已而行故外來之災自招之損皆有之也

石澗俞氏曰彖辭言不宜上而上乃震動之體動極而忘返如飛鳥離于繒繳不亦凶乎是天災也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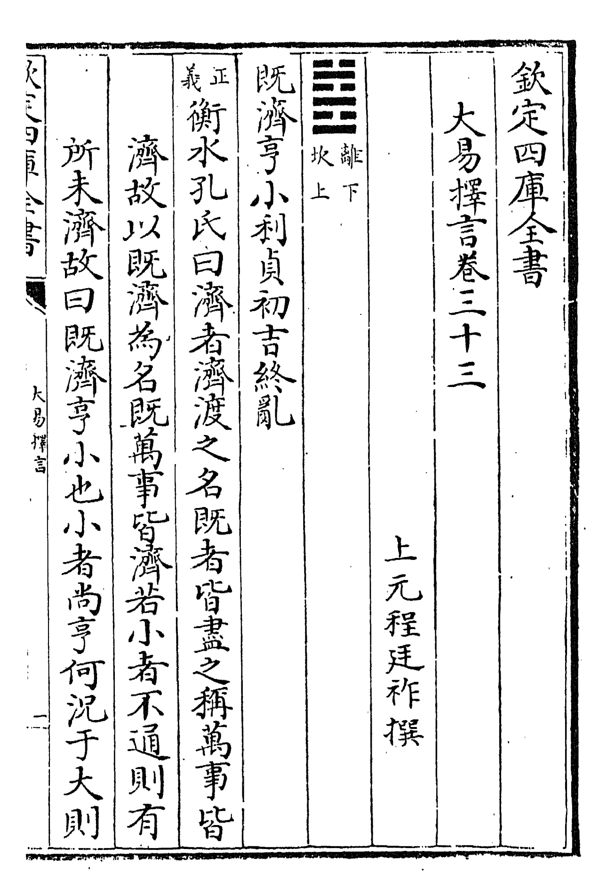
人眚也故曰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愚案陰極于上動而不已弗遇過之无所過而徑過率意妄行不順之至者也飛鳥離之乃欲動情勝无所止泊之象其凶甚矣以不宜在上之物而犯非其分至于此極乃所謂自作孽不可逭者是謂災眚言必敗之道也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辨正 愚案亢雖陽剛有所不可以柔有之其凶可知

大易擇言卷三十二



大易擇言卷三十三

上元程廷祚撰

䷾ 離下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正義 衡水孔氏曰濟者濟渡之名既者皆盡之稱萬事皆濟故以既濟為名既萬事皆濟若小者不通則有所未濟故曰既濟亨小也小者尚亨何況于大則

大小剛柔各當其位皆得其所當此之時非正不利故曰利貞也但人皆不能居安思危慎終如始故戒以今日既濟之初雖皆獲吉若不進德修業至于終極則危亂及之

紫陽朱子曰既濟事之既成也為卦水火相交各得其用六爻之位各得其正故為既濟亨小當為小亨大抵此卦及六爻占辭皆有警戒之意時當然也

谷氏拙侯曰不曰小亨而曰亨小言所亨者其小事也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辨正 愚案剛柔正謂坎剛中離柔中八卦中惟二卦得剛柔之正也位當謂坎以陽卦居上離以陰卦居下上下之位得其序也卦之為既濟者以此剛柔皆中而初吉獨取柔中者天下至不易定者柔柔定

而天下无不定矣且柔之得中又剛德之正有以使之不待言也終止則亂言剛柔之道俱窮則失其所以為既濟矣

通論　石門梁氏曰既濟柔得中在下卦則初吉而終亂以文明已過而坎險繼之也未濟柔得中在上卦則始未濟而終亨以出乎坎險而正當文明也

折中曰案凡易義以剛中為善而既未濟皆善柔中者既濟以內卦為主至外卦則向乎未濟矣未濟亦以

內卦為主至外卦則向乎既濟矣亦猶泰之善在二

而否之善在五

餘論

山陽王氏曰柔得中則小者亨也柔不得中則小者

未亨小者未亨雖剛得中未為既濟也故既濟之

要在柔得中也

伊川程子曰天下之事不進則退无一定之理濟之

終不進而止矣无常止也衰亂至矣蓋其道已窮

極也九五之才非不善也時極道窮理當必變也

聖人至此奈何曰唯聖人爲能通其變于未窮不使至于極也堯舜是也故有終而无亂

中溪張氏曰卦曰終亂而彖曰終止則亂非終之能亂也于其終而有止心此亂之所由生也

石澗俞氏曰人之常情處无事則止心生止則怠怠則有患而不爲之防此所以亂也當知終止則亂不止則不亂也

陸氏君啟曰國家當極盛時縱有好處都只是尋常

事所以説小者亨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正義 潁川荀氏曰治不忘亂也

伊川程子曰水火既交各得其用為既濟時當既濟唯慮患害之生故思而豫防使不至于患也自古天下既濟而致禍亂者蓋不能思慮而豫防也

秋山王氏曰既濟雖非有患之時患每生于既濟之後君子思此而豫防之則可以保其初吉而无終

亂之憂矣

餘論　泉峰龔氏曰水上火下雖相為用然水決則火滅火炎則水涸相交之中相害之機伏焉故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能防在乎豫能豫在乎思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正義　伊川程子曰方既濟之初能止其進乃得无咎

紫陽朱子曰輪在下尾在後初之象也曳輪則車不前濡尾則狐不濟既濟之初謹戒如是无咎之道

愚案既濟之初將濟而未濟之時也其時爭先者未必遂濟而持重者无傾覆之虞曳其輪不欲輕進之象不欲輕進則惟安于後濟可矣故曰濡其尾此不以僥倖而免于咎之道也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既濟之初而能止其進其義自无咎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辨正 愚案婦人之車无茀則无以蔽前後而不可行喪茀

而能勿逐以待其自得于七日之後其能安柔下之分而不急于自行如是此柔而得中彖之初吉即指此也

存疑

紫陽朱子曰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陽剛中正之君宜得行其志而九五居既濟之時不能下賢以行其道故二有婦喪其茀之象茀婦車之蔽言失其所以行也然中正之道不可終廢時過則行矣故又有勿逐而自得之戒

愚案喪茀勿逐以見柔之安分而從剛七日得則既濟矣凡在下位者莫不當用舊說泥于二五相應之例且謂喪茀為九五不能下賢則此卦何以為既濟也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辨正 愚案得喪皆所勿計而惟自安于柔故曰以中道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正義 紫陽朱子曰既濟之時以剛居剛高宗伐鬼方之象

也三年克之言其久而後克戒占者不可輕動之意小人勿用占法與師上六同

辨正

愚案九三剛而不中處既濟而輕動勞師于絶域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其任用非人殘民以逞之害顯然見于言表高宗雖商之賢君然未必如虞廷干羽之化故言小人勿用以明其失非謂既克之後不可用小人也

餘論

伊川程子曰高宗必商之高宗天下之事既濟而遠

伐暴亂也威武可及而以救民為心乃王者之事

也惟聖賢之君則可若騁威武忿不服貪土地則

殘民肆欲也故戒不可用小人

愚案文辭不見美高宗之意程傳未深考耳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辨正 愚案言憊正見勞師之由于小人矣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正義 伊川程子曰當既濟之時以防患慮變為急繻當作

繻謂滲漏也舟有罅漏則塞以衣袽有衣袽以備

繻漏又終日戒懼不怠慮患當如是也

兼山郭氏曰既濟思患豫防而四又居多懼之地是

以有繻有衣袽之戒勿以既濟而忘未濟之難也

終日者言无怠時也

餘論

雲峯胡氏曰乘舟者不可以无繻而忘衣袽亦不可

謂衣袽已備遂恝然不知戒水浸至而不知則雖

有衣袽不及施矣備患之具不失于尋常而慮患

之念又不忘于頃刻此處既濟之道

中溪張氏曰六四出離入坎此濟道將革之時也濟道將革則罅漏必生四坎體也故取漏舟為戒終日戒者自朝至夕不忘戒備常若坐敝舟而氷驟至焉斯可以免覆溺之患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辨正

愚案因疑而戒疑者疑覆溺之不免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辨正　愚案東者時之始西者時之成濟以時為本東鄰謂不得其時者西鄰即謂九五爻辭之意言求濟者得其時則用力少而成功多不得其時為東鄰殺牛之象九五能積德以待時為禴祭受福之象先儒不察于象傳時字之義故不得此爻正解雖有名通之論皆无足深取矣

餘論　雪松潘氏曰五以陽剛中正當物大豐盛之時故借東鄰祭禮以示警懼夫祭時為大時苟得矣則明

德馨而黍稷可薦明信昭而沼毛可羞是以東鄰
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在于合時不在
物豐也東西者彼此之時不以五與二對言
承菴姚氏曰人君當既濟之時享治平之盛驕奢易
萌而誠敬必不足故聖人借兩鄰以為訓若曰東
鄰殺牛何其盛也西鄰禴祭何其薄也然神无常
享享于克誠彼殺牛者反不如禴祭者之實受其
福信乎享神者在誠不在物保治者以實不以文

此蓋教之以祈天保命之道

存異　紫陽朱子曰東陽西陰言九五居尊而時已過不如六二之在下而始得時也又當文王與紂之事故其象占如此彖辭初吉終亂亦此意也

愚案東西以喻時之早暮九五當西成之時收既濟之效禴祭受福皆指九五而言本義以西鄰為六二則受福為六二受福　折中謂易无此例誠然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辨正 愚案受福而言吉大來謂既濟惟此爻爲極盛以明非真言祭祀也後儒不察何哉

上六濡其首厲

正義 山陽王氏曰既濟道窮之于未濟則首先犯焉進而不已則遇于難故濡其首也將沒不久危莫先焉

愚案濡其首者亂端方兆之象他說謂身已陷沒而至于首則與象傳何可久也之義不合輔嗣說是

○此爻與六四俱當以時與事言不必以人言

通論　漢上朱氏曰以兼卦言之初為始為本上為終為末以成卦言之上為首為前初為尾為後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正義　安定胡氏曰既濟之終反于未濟至于濡沒其首故當翩然而警惕然而改何可久如此乎

☲☵ 坎下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正義　紫陽朱子曰未濟事未成之時也水火不交不相為

用卦之六爻皆失其位故爲未濟汔幾也幾濟而濡尾猶未濟也占者如此何所利哉

餘論 伊川程子曰狐能渡水其老者多疑畏故履冰而聽懼其陷也小者則未能畏慎故勇于濟濡其尾而不能濟也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辨正 愚案未濟曰亨而亦取柔中與既濟同者柔之得中

固貴于羣柔也剛而在下終為剛德之衰未出中者雖中而在陷也濡其尾无攸利求濟而終于不能矣然未濟則將之于既濟以剛柔雖上下易位不得其正而有相為用之道也

通論

節齋蔡氏曰既濟之後必亂故主在下卦而亨取二未濟之後必濟故主在上卦而亨取五

餘論

伊川程子曰雖隂陽不當位然剛柔皆相應若能重慎則有可濟之理

紫陽朱子曰小狐汔濟汔字訓幾與井卦同既曰幾

便是未出坎中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正義 伊川程子曰水火不交不相濟為用故為未濟火在

水上非其處也君子觀其處不當之象以慎處于

事物辨其所當各居其方謂止于其所也

何氏元子曰慎辨物者物以羣分也慎居方者方以

類聚也

初六濡其尾吝

正義 伊川程子曰濡其尾言不能濟也不度其才力而進終不能濟可羞吝也

餘論 張氏彥陵曰卦辭所謂小狐正指此爻新進喜事急于求濟而反不能濟可吝孰甚焉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辨正 紫陽朱子曰極字未詳考上下韻亦不叶或恐是敬字今且闕之

熊氏與可曰古注明以拯救為解且與下文行正協韻作拯字何疑

愚案熊氏說有理

九二曳其輪貞吉

正義 潘氏天錫曰九二剛中力足以濟者也然身在坎中未可以大用故曳其車輪不敢輕進待時而動乃為吉也不量時度力而勇于赴難適以敗事矣此說雖有所未盡而遠勝傳義

存疑　紫陽朱子曰以九二應六五而居柔得中為能自止而不進得為下之正也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辨正　愚案未濟與既濟不同既濟之曳其輪時雖可為而不敢輕進也未濟之曳其輪時未可為而自守其正不肯枉道以求濟也故既濟之傳曰義无咎而此則曰中以行正義本明晰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辨正

愚案此卦皆未濟也以六三處陷體之極而特著卦名言卦之所以為未濟者以此物也征凶際此時者而可以更有所往乎利涉大川其義未詳先儒強為之解近于鑿矣

存疑

紫陽朱子曰陰柔不中正居未濟之時以征則凶然以柔乘剛將出乎坎有利涉之象故其占如此蓋行者可以水浮而不可以陸走也或疑利字上當有不字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餘論 草廬吳氏曰未濟諸爻皆位不當而獨于六三言之以未濟由六三故也

石澗俞氏曰六爻皆位不當而獨于六三曰位不當以六三才弱而處下體之上也

愚案彖辭傳所謂位不當者謂坎下離上二卦之位不正非爻位也今象傳獨指六三爲位不當舊說窮矣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正義 山陽王氏曰處未濟之時而出險難之上居文明之初體乎剛質以近至尊雖履非其位志在乎正則吉而悔亡矣伐鬼方者興衰之征也始出于難其德未盛故曰三年也

辨正 愚案四以剛德處未濟之時能得其正則吉而悔亡所謂正者見可而進也震動也震用伐鬼方言離暗向明之初不可自安于不濟能奮發有為芟除

幽隱則既濟之功可望三年有賞于大國矣舊註惟輔嗣之說近之○鬼方謂險陷之地即坎卦也二卦並言鬼方既濟坎在外故言于九三未濟坎在内故言于九四又坎在外既濟之所以不終于既濟也坎在内未濟之所以不終于未濟也

存疑紫陽朱子曰以九居四不正而有悔也能勉而貞則悔亡矣然以不貞之資欲勉而貞非極其陽剛用力之久不能也故為伐鬼方三年而受賞之象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辨正　愚案九四時雖未濟而剛已足用故曰志行志行則可以進而求濟矣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辨正　愚案六五時雖未濟而能麗乎中正以為文明之主故吉而无悔君子尊者之稱居尊不患于无光然必本于至誠乃有動物之效而天下由是以濟再言吉者重其孚也

存疑　紫陽朱子曰以六居五亦非正也然文明之主居中應剛虛心以求下之助故得貞而吉且无悔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光盛則有暉君子充積而光盛至于有暉善之至也故重云吉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辨正　愚案上視五則有剛德之實矣故曰有孚既實有是剛德而處未濟之終則非險之所能害也酒雖溺

人之物而猶為險之微者故曰于飲酒无咎然不可以其酒而忽之也若為其所陷而至于濡首則并我之剛德而失之而亦无救于未濟矣舊解以為真飲酒似未確

餘論

篆齋李氏曰未濟之終肎及既濟而復以濡首戒之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存疑

伊川程子曰未濟之極至誠安于義命而自樂則可无咎飲酒自樂也不樂其處則忿躁隕穫入于凶

咎矣若從樂而耽肆過禮至濡其首亦非能安其處也

紫陽朱子曰以剛明居未濟之極時將可以有為而自信自養以俟命无咎之道也若縱而不反如狐之涉水而濡其首則過于自信而失其義矣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正義衡水孔氏曰釋飲酒所以致濡首之難以其不知止節故也

大易擇言卷三十三